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第二十八回 木鵝開河 金刀斬佞

詞曰： 濯世清襟，撐時硬骨，試問世人幾有幾？慾火難澆，柔魂易蕩，大半願為情死。餓心饞眼，況又遇明眸皓齒。既得花調柳笑，怎不鶯怡燕喜！ 謾道好非君子，猶恐怕消他不起。管什鼠有皮，人而無禮！只恨子規聲急，催促春光歸去矣。滿肋繁華，忽焉如洗！——調寄《天香》

卻說煬帝同蕭後正吃早膳，只見十六院夫人都走過大龍舟來向煬帝說道：「陛下昨夜幸新美人得意，妾等特來稱賀。」煬帝笑道：「昨夜美人還是新的，今日已弄做個舊美人了。」蕭後笑道：「陛下今日若肯起早些，還是半新不舊的美人。」大家聽了，都一齊笑將起來。煬帝道：「絳仙別處猶可，朕最愛她這兩道長蛾眉畫得有趣。」說汝了，忽一個黃門來奏道：「波斯國差人獻螺子黛候旨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來獻的恰好，正好賜與絳仙畫長蛾眉。」

遂一面傳旨，著禮部官款待夷人，就一面叫近侍將螺子黛打開，取了一斛，賜與絳仙。此時絳仙因起遲了，還在裡面梳洗，未曾出來。近侍捧著螺子黛，就要送將進去，煬帝叫住近侍道：「你對她說，這螺子黛乃外國寶物，畫眉最綠，故獨賜與她畫長蛾眉，叫她快畫完了出來與大家賞玩。」近侍領旨，忙送了進去，就將煬帝的言語一一對絳仙說了，就要等絳仙同出來回旨。絳仙說道：「畫眉還有半晌，你哪裡等得回去？」近侍道：「不同去如何回旨？」絳仙道：「這不難。」就在御案上取了一幅箋紙，信筆寫了四句詩，遞與近侍說道：「你先拿去回旨，說我隨後即來謝恩。」近侍忙將詩獻與煬帝。煬帝展開一看，卻是一首絕句。云：

蒙恩賜螺黛，畫出春山形。

豈是黛痕綠，良由聖眼青。

煬帝看了大喜道：「又有這般才思，真美人也！」遂將詩傳與蕭後及眾夫人看。眾人看了，無不稱奇羨美。煬帝道：「絳仙詩句清新，不減漢時班婕妤，朕意下也要將他拜為婕妤，不知御妻以為何如？」蕭後道：「拜婕妤固當其才，只是聞她曾許嫁玉工萬群為妻，恐怕外官聽了不雅。」煬帝曉得是蕭後不肯，便不做聲。不多時，絳仙收拾完了，走將出來，先向煬帝謝了恩，後拜見蕭後與眾夫人。絳仙昨日還是草草妝束，今日既經煬帝幸過，便珠膏玉沐，更覺鮮妍；又兼螺子黛畫了雙蛾，真個容光飛舞，飄飄欲仙。煬帝看了，心下十分寵愛。

絳仙立了一歇，便要照舊去充殿腳女。煬帝道：「朕既幸過，如何又去牽纜！」絳仙道：「今日有風，只消在船上持楫。」煬帝想一想說道：「也罷，朕正要看你持楫的風流態度；只持這一次，以後就不消了。」絳仙領旨便要去持，煬帝道：「且不要忙，可賜酒三杯以助興。」絳仙飲了，煬帝又說道：「昨日原派在第三隻龍舟上。今日可升為龍舟首楫，就在朕坐的這一隻上罷。」絳仙謝了恩，便柳嬌花媚的走到船邊，照眾殿腳女，也持一把鏤金蘭楫，逞弄划水之態。真個一經雨露，便不尋常。這一回比昨日大不相同，眾殿腳女看著她就如登仙一般。因聽得煬帝喜他畫得長蛾眉有趣，遂大家都學她畫將起來。正是：

西施愛捧心，東鄰便效顰。

借問越溪女，承恩有幾人？

煬帝同蕭後眾夫人憑欄觀看，見絳仙婀娜輕盈，就如一枝映水芙蓉，與眾殿腳女自是不同。因說道：「古人云：『秀色可餐』。以朕看來，如絳仙這般顏色，真可以療饑矣。」蕭後道：「果然秀美。」煬帝又看了一會，愛之不已，不覺詩興發作，遂朗吟持楫篇一首，以賜絳仙。吟道：

舊曲歌桃葉，新妝豔落梅。

將身傍輕楫，知是渡江來。

煬帝吟完，遂叫左右抄了，分頭傳與眾殿腳女，叫她們念會了，一齊當做吳歌唱起來。左右領旨，忙傳與眾人。哪消半個時辰，眾殿腳女早已念會，一齊打著吳下的鄉音，唱將起來。唱了一遍，又唱一遍。煬帝聽了，滿心歡喜，遂傳旨召回絳仙說道：「朕要拜你為婕妤，怎奈你許嫁玉工萬群為妻，恐怕外官聽了不雅；如今只封你做峒峒夫人罷。」絳仙道：「如何叫做峒峒？」煬帝道：「因你有了丈夫，就取空同你一場恩愛之意。」絳仙笑笑，謝了聖恩。自此以後，煬帝在船上日日寵幸絳仙，時刻不離。舟行了十數日，將到雍丘地方，忽見虎賁郎將護纜使鮮於俱來奏道：「前面雍丘地方，河窄水淺，行舟甚難，伏乞聖旨定奪。」煬帝道：「一樣掘的河道，為何此處獨淺？」

隨傳旨宣麻叔謀與一班臣子來問。不多時宣至，麻叔謀奏道：「臣定的界限，都是一樣闊，一樣深，不知為何淺窄，連臣也不知。」宇文達忙替他迴護道：「想是地脈靈又長起來。」煬帝道：「地脈哪里長得這等快！這都是開河的丁夫偷工躲懶，不曾挖得妥當。如今淺住，卻怎生區處？」麻叔謀道：「容臣再去開挖，將功贖罪。」煬帝道：「若只一處還易為力，只怕前途還有淺處。」宇文達道：「須先差人一路探試，若有淺處，便作速叫人開挖，省得聖駕到了，又要耽延。」煬帝道：「卿言有理。」就要差人去探試。黃門侍郎王弘忙奏道：「前面寧陵、睢陽地方，水勢緊急，人又不能下去，篙又打不到底，怎生探試得明白？」煬帝道：「如此卻將奈何？」

君臣們思想了半晌，皆無計策。只見翰林學士虞世基奏道：「微臣倒有一法，可以探試明白。」煬帝忙問道：「卿有何法？」虞世基道：「可制些大木鵝，下邊卻用一丈二尺長的鐵腳，從上流頭放下，木是浮的，鐵是沉的。若有淤淺，必然阻住不行，只消教人但看木鵝止處，便是淺處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此法甚妙，還是學士有才。」隨傳旨著右翊將軍劉岑，製造鐵腳木鵝，一路探試淺處。劉岑領了旨意，隨即製造起三十隻木鵝，從上流頭一排排放將下去。自家卻坐了一隻小船，隨從探看。果然有些妙處，下邊略有些淤泥礙著鐵腳，便齊齊的歇在中流，任是水勢緊急，卻也衝他不動。劉岑於淺處都定起樁來記了，方才叫人拿起木鵝，另放一路，細細探來，也有淺三五丈的，也有淺十數丈的，也有淺一里二里的，劉岑都一一記號明白。

自雍丘探至灌口，總共一百二十九處淤淺，隨開明地方，報知煬帝。煬帝大怒道：「怎便有許多淤淺，明明是丁夫們侮慢上命，不盡心開掘，致誤朝廷大事。不嚴法處死，何以震壓天下，何以泄聯之恨！」遂傳旨著劉岑於木鵝住處，將兩岸不盡心開挖的丁夫，根究查明，盡數埋理於岸下，教他生做開河夫，死為抱沙鬼，不許私放一人。煬帝旨意一下，兩班無數臣僚就如泥塑木雕，誰敢為民請命，諫止一聲！任憑煬帝大行慘毒之事。正是：

容悅偏多術，讒諛便有才。

若為民請命，鉗口不能開。

劉岑領了旨意，點起一萬兵士，到淤淺之處。哪裡去根究，如何得查明！也不管是他開不是他開，也不問誰盡心誰不盡心，只苦了近兩岸住的百姓。但凡貼著淤淺，都拿來將來用麻繩捆了，活活的挖個坑兒，倒埋在岸下。埋了一處，又埋一處，這一百二十九處又活埋了五萬餘人。正是：

荒淫既如彼，慘殺又如此。

不必問天心，天心可知矣！

麻叔謀見坑殺了許多人，也有幾分寒心。遂連夜催督人夫，千方百計將淤淺之處開掘通了，請龍舟進發。煬帝因船上有了一個絳仙，日日只是窮淫極欲，貪歡愛笑，故不十分催促程途，一日行三十里也罷，二十里也罷，十里也罷。因此，麻叔謀得有工夫，將多處的淤淺掘開。一日到了睢陽地方，煬帝忽想起純臣奏有天子氣，如今挖斷了，想必可以消除，因召麻叔謀問道：「睢陽地方曾掘去多少城廓，幾許人家？」麻叔謀因迴護城池得了三千兩金子，心原是虛的，又見煬帝突然問起，十分著忙，又不好說謊，

口裡塞了一會，方才應道：「睢陽的城廓人家，俱未敢掘動。」煬帝聽了，便微微有些怒色，說道：「朕原有旨，要挖斷龍脈，為何俱不敢動？」麻叔謀道：「陛下的旨意，小臣焉敢不遵！只奈睢陽一帶，地脈甚是靈顯，往往有鬼神保守，不可干犯，若要掘動，必有不祥之事。臣不得已，故曲為迴護。」煬帝大怒道：「朕為天子至尊，百靈皆當聽命，有什麼不祥之事？怎麼信聞味鬼神，倒將聖旨違了！這等看來，這河道一定迂迴遠了。」

麻叔謀沒得回答，一時間要遮飾，只得謊奏道：「睢陽城廓雖已迴護了，河道其實不遠。」

原來麻叔謀自從開了這條河道，煬帝以為有功，甚加寵眷，故於河道淤淺，只難為丁夫，並不罪及麻叔謀。今聽他說，河道不遠，心下便有幾分回意，因想一想說道：「若是河道不遠，其罪也還可赦。」遂叱退麻叔謀，隨差劉岑去查看遠也不遠。劉岑領旨，坐了一隻小舟，用步弓隨彎就彎的丈量將去，又從城中心一路量回，兩邊准折一算，足差二十里遠近。次日奏知煬帝。煬帝大怒道：「差了二十里路，還說不遠！明明欺朕，此中定有情弊。」遂一面差人將麻叔謀拿下，睢陽獄中監了，一面急宣令狐達來問其備細。原來令狐達自上疏惱了麻叔謀，麻叔謀在煬帝面前譖說印不盡心開河，只是假借民之名以市己恩，故煬帝序開河功績，並不曾賞及令狐達。令狐達因知麻叔謀為煬帝寵信，有權有勢，故不敢辯明，只得含忍在心。這一日，也是冤家路窄，恰恰煬帝宣他來究問。正是：

只道自能言，誰知人有口！

當時任我讒，今日聽他剖。

令狐達見了煬帝，便奏說道：「陛下不問，臣也不敢上奏。麻叔謀自到了寧陵縣地方，便大為不法之事，起初因夜見林中有赤光，貪以為寶物出現，獨自去尋來，不期被鬼風吹了，故患頭痛。蒙陛下差醫官來看，因說要吃羔羊方好，便日日叫各鄉村小民來獻。下馬村一個大盜，叫做陶榔兒，因要迴護祖墳，遂將人家小孩子偷來斬去頭足，蒸熟了當做羔羊來獻。麻叔謀吃了，以為美品，便替他迴護祖墳，只叫他偷孩子以為報恩。可憐這寧陵、睢陽一帶的小孩子，都被他偷吃完了。到睢陽地方，因家奴黃金窟，受了民間三千兩金子，便擅改了河道。」煬帝大怒道：「難道有這等事情！」令狐達道：「陛下若不信，現有小孩子的骨櫬為證。」遂叫跟隨將收藏的骨櫬挖了，抬到龍舟邊，請煬帝親驗。煬帝看了，十分大怒道：「怎敢如此妄為！罪不容於死矣！」又責令狐達道：「你既曉得，為何不上疏奏明？」令狐達道：「臣為他食小兒，連上了三疏；為他受金子改河道，又上了一疏。前後共上了四疏。俱被中門使段達掣定，不肯進呈。百姓苦不過，進京告御狀，又被段達每人痛責四十，解回原籍問罪。此皆歷歷可查，非臣不奏。」煬帝聽了，怒恨不已，隨傳旨差劉岑去搜麻叔謀行李，看有何贓。

劉岑去不多時，即將麻叔謀囊裏收藏的金銀寶物，盡行呈到御前。煬帝親同眾臣子一一檢看，其餘金銀不論，只見三千兩金子，還未曾動。又見獻留侯的白璧也在裡面。檢到底下，忽檢出一顆歷朝受命的玉璽來。煬帝看了大驚道：「此事卻又奇怪！？眾臣子不知就裡，俱各竦然而問。煬帝道：「此寶乃朕傳國玉璽，前日忽然不見。朕在宮中，尋覓遍了，並無蹤影。朕因自家收藏不密，也不好對眾卿說的，不期卻在他囊裏之中。這些金子與白璧還是小事，朕這顆國寶，如何得落他手！」宇文達奏道：「必是遣人偷盜來的。」煬帝道：「宮闈之中，至深至密，哪個就有這樣手段！」令狐達道：「陶榔兒兄弟三人，俱是大盜，飛簷走壁如神。人家孩子日夜有人看守，他還偷來，又何怕宮闈深密！以此看來，這國寶一定出榔兒之手。」煬帝大驚道：「陶榔兒有這般手段，今日盜朕的國寶，明日便可盜朕的首級矣！危哉，險哉！早是今日天敗其奸，犯露出來，若再養成，後當為害不小。」遂傳旨著榮國公來護兒、內使李百藥、太僕卿楊義臣，三人就在睢陽城中，另置衙門推勘麻叔謀並拿陶榔兒全家，審問盜國寶等情，務要盡法。三個大臣，同領了旨意。隨差一個郎將，帶領一千軍校，飛馬到下馬村，連村圍了，捉拿陶榔兒全家。真個是天網恢恢，一報還一報。陶榔兒全不知消息，被眾軍校圍住了村口宅門，合族大小共計八十七口，都被拿住，不曾走了一人。還有許多黨羽，也被捉來，同解到睢陽城裡。正是：

當時偷去囊中贓，今日拿來釜裡魚。

一報到頭還一報，始知天網不曾疏。

來護兒同李百藥、楊義臣三人，在睢陽城中擇一個大衙門坐了。奉起聖旨，先提麻叔謀來，審問盜國寶情老。麻叔謀道：「不消三位大人費心，食小兒，為醫病；改河道，畏神靈；受金子，從民便也，原俱是有的。只是國寶委實不曾偷盜。」來護兒道：「既不曾偷盜，為何得在囊中？」麻叔謀即將掘入鐵墓遇偃王賜玉印的情節，細細說了一遍。來護兒道：「此乃鬼神虛謬之言，無有憑據，如何回得聖旨？」因念同官體面，遂不動刑，依然監了候旨。隨後將陶榔兒兄弟三人，並家奴黃金窟拿將進去，嚴刑拷打，要他招盜國寶情老。陶榔兒起初猶抵辯不認，後來受不過刑法，只得將無作有，一一招成。

黃金窟被打昏了，連送白金千兩與段達攔阻奏疏，也都招將出來。來護兒審問明白，遂逐款開了，同李百藥、楊義臣回奏煬帝。煬帝細細看了，大怒道：「段達為何也這般作弊！」遂叫段達到面前問道：「朕以你為心腹之人，故升你為中門使，管出入奏章，你如何受他白金千兩，便欺瞞朕躬？」段達嚇得汗流浹背，一字也不能說合。忙將紗帽除下，只是俯伏在地下叩頭不已。煬帝因念當初謀奪東宮，十分虧他，故不忍加害。遂傳旨道：「段達受賄欺君，本當斬首，姑念舊有勞功，免死降官為洛陽監門令。一應奏章事情，俱著虞世基帶管。」段達得饒了性命，再三謝恩而去。

煬帝隨問宇文達道：「麻叔謀如此不法，當擬何罪？」宇文達道：「麻叔謀有大罪四條：一不合食人之子，二不合受人之金，三不合擅改河道，四不合偷盜國寶。據法當用極刑處死，以警奸貪。但其子孫或誅或免，此望聖恩裁定，臣等不敢預擬。」煬帝道：「麻叔謀有四大罪，難免刀下之苦。」即著來護兒監督腰斬。其子孫姑念開河有功，俱免收戮。陶榔兒全家梟首示眾，其餘黨羽盡流遠方。來護兒領旨，隨帶領軍士來監中取麻叔謀一千人犯。卻說麻叔謀，雖然下獄，還恃煬帝寵幸，未必便死。這一夜忽夢見一個童子，自天上飛下來，對麻叔謀說道，「將軍認得我麼？」麻叔謀驚訝道：「像是認得，卻思量不起。」童子道：「我乃宋襄公與華司馬遣來的。」麻叔謀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但不知來此何干？」童子道：「宋襄公與華司馬感將軍迴護城廓之功，去年所許二金刀，今日特遣我送來。」麻叔謀道：「金刀卻在何處？」童子將手向外一指道：「那不是金刀來了！」

麻叔謀急抬頭看時，被童子推了一跌，忽然驚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醒來腰項間隱隱痛疼。麻叔謀方才慌了，對家人說道：「此夢不祥，我的腰項恐不能保矣。」說汝了，早有許多軍士擁進監來，將麻叔謀並陶榔兒全家，俱用大繩綁了，一齊驅至河口。大家都面面相覷，眼中流血，追悔無由。來護兒讀了聖旨，一聲鼓響，眾軍士將麻叔謀頸下一刀，腰下一刀，斬為三段，方應驗了二金刀之說。陶榔兒全家俱梟首示眾。正是：

謾道陶家墳墓好，試看麻老二金刀。

奸人縱有千般計，到底難逃這一遭。